



# 龙树《六十颂如理论》

## 第五讲

宗萨钦哲仁波切

时间：2015年10月1-7日

地点：尼泊尔加德满都

翻译：西游译文

© 悉达多本愿会版权所有

本文版权属悉达多本愿会所有。读者仅可为个人学习之目的而复制、保存。  
除非取得悉达多本愿会的正式授权，不得以营利或非营利的目的，复制、印刷、出版、翻译或制作衍生作品（例如录制有声读物）。



## 觉得根本文困难的原因

我相信你们很多人会发觉阅读根本文有点困难。首先，如同之前说过的，这是因为根本文的文体结构古老，还有印度文化和习惯的缘故。你甚至会发现它似乎有许多重复，但实际上它不是随意地重复，许多偈颂是从某一特定角度来回答特定的问题。昨天，我在外面遇到在座的一些人，我注意到有些人是初学者，有几个人完全没有接触过中观，因此你们会觉得有些难以理解。此外，因为《六十颂如理论》像是一部更大论著中的一部分，所以著述时会假定你已经对中观有些了解。但在讲解这篇教文的过程中，我意识到你们有些人对中观完全不了解，所以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这篇教文很困难。

## 一切问题都源自执著事物实有

在讨论有与无、真实与非真实等等的过程中，我希望能把各位的注意力拉回，知道这篇教文其实与你内在的平静与和谐息息相关。实际上，它是将我们从种种痛苦中解脱出来的基础。

尽管可能冒着过于简化的风险，但是我想要用非常简单的方式来阐述。我们正在回答这个问题：如何解决个人和世界的问题——实际上不只是世界，而是一切有情众生的问题。而且我们讨论的不仅是解决政治、经济或环境方面的问题，这些都是非常局部的问题，我们试图从根本解决问题。根本的问题是：这所有的问题都是从何而来？根据中观的见解，一切问题都来自于认为有什么事物真实存在，都来自于执著某些事物实有。

这不是件简单的事。要证明某些粗重的事物非实有，例如我的快乐非实有，可能相对容易些。但是当我们谈到现象最精细、最微妙的层面时，事情就复杂得多，这时我们能够理解它们并非实有的能力就变得非常薄弱。



比方说，我相信各位或多或少可以接受梦中的大象并非实存。或许各位能够接受的甚至更多，例如月称的“马车七相道理”。基本上，这是一个推理方法，分析到底所谓的马车在哪里，比如“轮子是车吗？”这是个古代的比喻，我想可以运用在我们的汽车上：方向盘、刹车、排档、引擎，如果你分析它们，不会找到一个被称为“汽车”的实存实体，更不用说法拉利了。相较于你的法拉利跑车，理智上我们可以接受梦中的大象当然并非实有，甚至在情感上我们也可以放下它，梦中的大象肯定不是真实存在的，但是车子呢？虽然理智上我们知道汽车并非实有，可是在情感上，如果有人刮伤或撞了你的车，你仍然会因此而忧心。

如果说到更高深层次的现象，比如自我。自我并非真实存在，神并非真实存在，时间并非真实存在，空间并非真实存在，国家并非真实存在，政治系统并非真实存在，这就变得非常难接受了。尤其是“我”，要接受“我”非实有，非常非常困难。道德也非真实存在。还有很多，例如各种价值体系——有很多所谓的更高的价值观，当我们说它们并非实存时，非常难以接受。

## 应见实如实，见实得解脱

在宗喀巴弟子贾操杰的论释中，这时他已经对二谛——世俗谛与胜义谛——做了介绍。我不会花太长时间详述这些，因为我真的希望能够讲完这所有的偈颂，至少把它们念一遍。

不过这么做之前，我想先谈一谈禅修。我要谈的不是禅修的技巧和方法，而是与我们现在在做的这个分析有关的禅修。我们一直在说：这个非实有，那个非实有，轮回非实有，涅槃非实有，法道非实有，染污非实有，净化并实有……这些会导致你问：那要如何修持佛法呢？



首先，禅修这个词在藏文中称作“酿夏 (nyam shag)”或“贡 (gom)”——我想我们就用“酿夏”。藏文“酿夏”，梵文是三摩地，两者可能在含义上有细微的差异，但是我认为英文 meditation (禅修) 并不足以表达藏文“酿夏”的完整意涵。藏文的“酿”与“夏”有相当深奥的含义：“酿”表示平等；“夏”表示就只是不去管它，不去戳弄，不去触碰，什么也不做，有点随它去的意思。因此弥勒菩萨说：“无一法可损，无一法可增，应见实如实，见实得解脱。”在这里他说了“没有什么要去除的，也没有什么要增添的”，这即是佛法修持的精华核心。佛法修持的精要即是：什么都不去除，什么都不添加，任其如是。

这句“无一法可损，无一法可增，应见实如实”是人类的语言。为什么这么说？因为像是你我这样的两个人类之间需要交谈，而你我之间唯一的沟通方法是运用我们非常、非常狭隘的语言。我们的语言真的非常狭隘、模糊且不足。当然我知道我们有令人惊叹的诗歌、文学、歌曲和小说可以阅读，有埃及文、阿拉伯文、藏文、梵文、卡纳达语、泰米尔语、中文等美妙语言，我们甚至还有语言学校和语言实验室，但是如果描述实相，这些语言全都不足够。如果只是在彼此之间互相表达，这些语言是足够的，但也只能说是在某种程度上够用，因为我们之间仍然会有误解存在。而且我们不应该对自己的这些语言感到很骄傲，因为即使是猫，虽然它们只有一两个元音，还是可以彼此交流沟通。中文好像有四个元音之类的——有人告诉过我，但我记不得了。梵文有其他的元音，藏文的元音与梵文类似。没错，我们是有这种种的语言，但这些全都不足以用来表述实相。

“无可言思般若度”，如佛所说，实相不可言表。我知道有些人立刻会把实相想成什么具有异国情调的东西。绝对不是！知道这一点非常重要。我不是在谈什么具有异国风情、神话般的神秘东西。实相如此广大



无边，甚至比你的鼻尖还贴近你。

现在我们必须谈谈苦。我们在受苦吗？是的，我们确实在受苦。这里说的苦，未必是我们全都坐在轮椅上或者拿枪自相残杀的那种苦，而是我们全都因为不确定性而受苦。这个世界是完全不确定的，你的身体是不确定的。你可以每隔一秒就做一次 MRI 或 CAT 之类的检查，但是下一秒你还是不知道身体哪里出了问题。谁知道呢？你在加德满都这里的时候，或许家里十几岁的女儿就怀孕了，而你青春期的儿子突然发现其实他有不同的性倾向。所以有很多的不确定性，我们真的在受苦。因为我们在受苦，意味着我们有问题要解决，因此我们需要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，这就是法道。

当我们谈到行走的法道时，不是在谈论实相。要在这句话下面画个下划线，特别留意：当我们谈论法道时，不是在谈论实相。当我们谈论法道时，谈的是手指，而不是月亮。由于缺乏合适的语言、词汇、成语和措辞，我们只好用“酿夏”等词语来表达，或者如同弥勒菩萨说的：

“无一法可损，无一法可增，应见实如实，见实得解脱。”这些是过往的伟大上师都说过的话：“没有什么可去除的，没有什么可添加的，就只是保任如是。”

我们非常清楚我们的语言并不足以表达，我们可以证明这一点，尤其是在加德满都这里，从高山到较低的博达地区，在那些佛塔周围绕行的人里，有很多瑜伽士和瑜伽女在做我们所谓的“保任如是”，即“什么也不做”。对于这个“什么也不做”，他们有各种各样的诠释，而这已经是一种“做”，而且其实是最大的“做”！

这真的会把你逼疯，因为你不知道如何“不做”，于是你去见这些上师、堪布、老师们。你们现在在这里也是为了学习如何才能“什么也不



做”。这有点类似于，如果你身处在监狱里，你必须走出监狱的门，你必须使用一次监狱的门，你必须走出去。你不能说“我不要使用监狱的门”，你没法这么说。当然我们知道你不想要进入监狱的门，但是你有一种成见：“我不想靠近监狱的门！”你有某种成见，认为它是污秽、晦暗的等等，但是如果你已经在狱中，你不得不使用一次狱门，你别无选择，因为你必须走出那里。我们需要交流，我们需要使用语言。是的，尽管我们的语言很匮乏，但这是我们拥有的唯一工具，我们必须使用它，就像你必须穿过一次监狱的门。

我要讲完关于“酿夏”的讨论。“酿夏”，在英文里被翻译成 meditation（禅修），这个藏文词“酿夏”实在是极其美丽、优雅又巧妙地试图传达出“不增不减”，单靠“酿夏”这一个词就真的对那样的意涵做出了很好的描绘。“酿夏”：平等与如是（等持）。但是当然，它被诸如安曼度假酒店之流的人翻译、诠释并误解成放松地躺着，或是正经八百的打坐，或是凝视夕阳，这些全是误解。

## 二谛

我将会引用一些甲操杰大师的论释，他在论释中非常合理地介绍了二谛。虽然实相不可言诠，但是我们不想受苦，我们想要脱离苦，于是我们需要法道。作为一种法道，这里介绍了两种思维的技巧或练习，我们将其归类为世俗谛（相对真理）与胜义谛（究竟真理）。

在胜义层面上并没有所谓的胜义与世俗，因此当我们说世俗谛与胜义谛的时候，只能在世俗谛的层面上做讨论。这里我必须请大家注意，你们听到的这些关于没有证悟、没有轮回、没有涅槃的偈颂，谈论的是胜义谛。在相对层面上，则有轮回，有涅槃，就如同你的脖子上有脑袋一样。



世俗谛是非常主观的，实际上它就是主观的，是约定俗成的。如先前所说，即使是出于共识而做的决定也不表示这个决定是究竟的。顺带一提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表述，因为如果一周之内你的全家人都梦到大象，你立刻会去找一位喇嘛打卦：“肯定有什么事情不对，他梦到大象，我梦到大象，她也梦到大象，一定有什么事情不对了。”

简要地说，世俗谛也就是中观人士称之为“不经检验和分析的经验”<sup>1</sup>。当你不运用这些应该是用来帮助我们寻求胜义谛的分析工具时，那个状态以及在那个状态中发现的一切，就是世俗谛。

如果你是一个认真的哲学学生，你必须注意这一点，因为研读哲学的学生经常会犯下这种错误。例如昨天有人问我：“如果一切都是空性，为什么我在受苦？”这就是你在用胜义谛的分析方法来驳斥世俗谛，这是行不通的。我的意思是，你可以使用那个分析来解构世俗谛，作为修行人，这是被允许的，但你不能用它来建立见地。

举例来说，你在此处一个非常狭小的酒店房间里睡觉，房内已经塞满了你的行李箱和鞋子，完全没有空处，然后你睡着时梦见了大象，这时你不能说“这只大象是怎么进来的？这个房间这么小，我甚至连自己都塞不下，这只大象是怎么进来的？”当然，如果你想要破除自己认为大象实有的执著，那么你可以说：“我知道了，我是在做梦。来吧，如果你愿意，可以把更多的大象家族成员都带来。”你可以那样做，但是当我们学习哲学时，作为一种学习工具，我们会区分世俗谛与胜义谛。而在做讨论的时候，你必须小心，不能把这两者的定义混淆在一起。更令人困惑的是，实际上并没有超出世俗谛的胜义谛，这是最令人迷惑之处。

---

<sup>1</sup> ma brtags ma dbyad par nyams dga' ba' i blo



设若蕴未灭，惑尽非涅槃；何时彼亦灭，尔时当解脱。（9）<sup>2</sup>

这一偈的意思类似我昨天讲过的：佛陀从未说过有一个真实存在的轮回，并不是要舍弃这个轮回才是涅槃，了知没有真实存在的轮回即是涅槃。

我的记忆力退化，这些二十年前熟记于心的根本文现在全都记不得了。当时我根本不知道未来会有个叫 Google 的东西，否则我才不会花那么多时间背诵它们。我们那个年代的老师都很严厉，我们必须背诵根本文，甚至连论释都要背诵。我有一位老师严格到甚至有时会突然问说现在背诵的是第几页！但是现在我什么都不记得，我必须有个能记事的人在身边。

这对今天要讲的偈颂或许有些必要，所以我们之后会再回来讲二谛。请记住刚才讲的内容，听闻下面这些偈颂的时候，要把之前讲的作为背景信息。

### 凡是由因缘而生者皆非实有

无明缘生法，真智照见前；生或灭亦可，尽都不可得。（10）

现法即涅槃，亦所作已办。设若法智后，于此有差别；（11）

有为法极细，谁计自性生。彼诸非智者，不见缘起义。（12）

这段根本文尤其有些难度。

顺便说一句，在这里读甲操杰大师的论释令我感到挺骄傲的，因为今

---

<sup>2</sup> 《六十正理颂》，圣龙树菩萨造颂，仁杰汉译。余下引用根本文的出处亦同，不另行标注。



天在座有很多人 是萨迦派或宁玛派的，他们与我在读的这部论释的作者有一些哲学方面的争论。这一直是我的小爱好，我喜欢惹恼别人。

记得我们讨论过真实与存有、真实的生吗？第一天我们谈过真实与存有，并在某种程度上讨论了真实的灭。这里的争论是：当我们获得证悟时，是否就是轮回的真实灭止呢？关于这一点，许多声闻乘的人——可能不是有意的，但是从其主张的结果来说是如此——最终是在说：“涅槃是轮回的真实灭止。”对于中观学者来说，这是有问题的。

让我们再次引入大象的例子：当你从恶梦中醒来，如果你说大象离开了，那是有问题的，因为那表示曾经有一只大象和你一起睡在那小小的房间里。那你会有多大的麻烦？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，因为佛教徒会说：“对，轮回不好，轮回是个幻相，但是涅槃棒极了，涅槃存在，是我想要的。”而你这是在自相矛盾，你把大象的消失变成真实发生的事，因此你在主张曾经有大象在你房间里，但是你的门依然完好无缺，你的行李箱、一切都还好好的在你的小房间里。

论释中讲到“此生已尽，所作已办”，这是对涅槃之大乐状态的描述。意思是：好，我已经完成了我的工作，我已经放下了我的包袱。我已经渡过轮回大海，我的手掌和虚空等宽，我将不再回来（不受后有）。如果我们不小心谨慎，所有这些词语可以让你认为有一个真实存在的灭。“我将不再回来，我已放下包袱”，这些全都好像在表示有一个真实存在的灭，而这正是龙树在此所解构的。

尽烦恼比丘，生死已还灭；有始然正觉，何因未曾说。（13）

有始则决定，为见所执持。诸缘起生法，如何有始终。（14）

先已生如何，后复变成灭。离前际后际，趣向如幻现。（15）



何时幻像生，何时当成灭；知幻体不愚，不知幻遍爱。（16）

诸法如阳燄，以智现见者，则不为前际，后际见所损。（17）

这句也类似：“尽烦恼比丘，生死已还灭；有始然正觉……”假如有真实存在的染污是僧人或修行人要战胜或断除的，结果就是你在主张有一个真实存在的结束。“何因未曾说。有始则决定，为见所执持。”如果你主张有真实存在的染污，就是在主张有真实存在的法道。那么这种真实存在的道会成为“为见所执持”，意思是它会成为一个“见”，在这里指极端，它会成为一个极端的见地（边见）。因此，龙树在这里说的是：“如果有真实存在的染污，那么对于这个染污就有真实存在的解决之道，而这个解决之道将会成为一个极端的见地。”

“诸缘起生法，如何有始终。先已生如何，后复变成灭。离前际后际，趣向如幻现。何时幻像生，何时当成灭；知幻体不愚，不知幻遍爱。诸法如阳燄，以智现见者，则不为前际，后际见所损。”你们很多人对此很熟悉，这是我会称之为中观狮子吼的其中部分教言，意思是：因为缘起，所以没有真实存在的开始，也没有真实存在的结束。

这是你们需要知道的一点：“若从缘生即无生，于彼非有生自性。”<sup>3</sup>这非常重要。凡夫听到某个事物是由于因和缘而生起的时候，这等于确认了它的生、它的存在，它成为真实存在的；但是对于中观学者而言，当他听见某个事物是由于因缘而生的时候，他会认为听到的是“无生”，因为“生起”一词在这里是有问题的，尤其是“真实的生起”——我们现在又再次谈到起源，这是我们在第一天讨论过的，有些难度。

---

<sup>3</sup> 《无热恼请问经》。



我会尝试举个例子，虽然不一定管用，不过让我试试。例如你去化妆间整理睫毛时，你不会盯着一面白墙看，而是会到镜子前面。每次你在镜子前整理仪容——不管是领带还是什么——的时候，你都自动接受这一点：因为有走过来的你、镜子等等的这一切，所以无论是谁出现在镜子里，都不是实有的。如果你看着镜子做整理，在你离开后，镜中影像却还在那里，那就有问题了。但实际情况是，只要你一移动，镜中影像也移动，你怎么动，它都跟着一样动，于是你明白：“这只是一个映像。”这就是“若从缘生即无生，于彼非有生自性”，镜中的这个鼻子并不存在，你知道“如果我不看着镜子，镜中映像就不在那里。”你甚至可以用手捂住眼睛，只露出一条细缝偷看——“它在看着我吗？”当你闭上眼睛时，我们就知道了，也许它也闭上了眼睛，也许没有。所以这是非常深奥的说明：“若从缘生即无生，于彼非有生自性。”这句教言来自佛经，是佛陀宣说的。正因为你这样动而镜中影像也跟着这样动，证明了镜中的那个人不是你，它没有生起。这就是龙树和中观人士听到“一切皆由因缘而来”时的理解，“因此一切如幻如梦，如海市蜃楼，如镜中映像”，所以不是真实生起的。

实际上，这一点与此时此地相关。闭上你的眼睛，我在这里吗？睁开眼睛，你看见我。当然，当你闭上眼睛时，你会想：“现在他依然在这里，当然如此。”但这是因为你的心在这样认为，是你的心把过去的影像投射出来。你也可以投射到未来：“大概再过二十年，这个人会没有牙齿，拄着根拐杖走路等等。”对你们有些人而言，一个月前，我并不存在。对有些人来说，四十年前，我是不存在的，我的颜色、形状、味道都不存在——我的味道如何，你们大多数人不知道。当然，我们总是可以使用逻辑推论的方法来揣测，你可以尝尝自己：“他是人，我也是人，我尝起来有点咸，他应该也是咸的。”但那取决于你。你们有些人可以认为我是大梵天王本人，有些人可以认为我是克里希那（黑天），



有些人可以把我想成任何事物，那只是打开了想象、假设和造作的奇妙大门，而重点在于那永远都不会是我自己认为的我。

回到我刚才讲的镜子等例子。关于“缘起”，对中观学者来说，“缘起而生”意味着并非真实的生起——这非常重要。因此，这里他说：

“趣向如幻现。何时幻像生，何时当成灭；知幻体不愚，不知幻遍爱。”就如同魔术，魔术师创造出一个美丽的女子，而那些不知道这是魔术的人会认为“一个美丽的女子诞生了”。然后魔术师继续魔术表演，让这个美女死去，于是观众会想“她死了”等等的那一切。但对魔术师而言，没有人出生，也没有人死去。

这是一个重要的例子，其中有三个要素。从观众的角度而言，美女的生令人快乐，美女的死令人不悦，这是第一个要素“轮回”，是观众感受到的。而魔术师和他的助手也有其见解：同样的女孩出现，同样的女孩死去。每次他们去不同的马戏团都表演同样的老套节目，这是第二个要素，但这不是涅槃，这称作“瑜伽士的体验”，是道上行者的觉受，对于女孩的生死不感到快乐或痛苦。而第三个要素非常重要，是各位务必知道的，这个要素既不是观众，也不是魔术师，而是远处卖甜点的人，他甚至不知道正在进行魔术表演。对他而言，没有魔术，没有女孩的生，没有女孩的死，什么都没发生，没有乐，没有苦——那是佛，那是佛的见地。

若谁于有为，计实有生灭；彼等即不知，缘起轮所行。（18）

依彼彼缘生，即非自性生；既非自性生，如何说性生。（19）

由因尽息灭，乃说名为尽；非有自性尽，如何说性尽。（20）

若无少法生，即无少法灭。说生灭之道，是有所为义。（21）



接下来的偈颂看起来是复述：“若谁于有为，计实有生灭；彼等即不知，缘起轮所行。依彼彼缘生，即非自性生……”凡是由缘起而生的一切，都不是真实的生起。因此，如果某个事物并非真实存在，那么它其实没有一个“生”。灭也是相同道理，维持事物的因缘耗尽时，即称之为“灭”，除此之外，没有真实存在的灭。这里的重点是，涅槃并非真实存在的灭，要铭记这一点。

“非有自性尽，如何说性尽。”因此，“若无少法生，即无少法灭”——因此没有任何事物真实生起，也没有任何事物真实地灭止。

于是会有这样的问题：那我们何必讨论法道、前世和来生？为什么还要谈论生老病死？大家都知道，这些是促使悉达多离开王宫的首要原因。“说生灭之道，是有所为义。”这又是一句极为重要的宣言——如此重要，也有点烦人——这也是月称在《入中论》里说过的。基本上，它说的是：为什么会有教法等等的这一切呢？因为你请求的缘故，都是出于你的请求，然后有点像这样：“但是我理解你为什么要求这些教法，因为你在受苦，因此你请求这些教法。虽然我知道这些事情并非真实存在，但我必须说些话引导你至实相，因此我说了这些。”“说生灭之道，是有所为义。”所以基本上是因为你的请求，出于悲心，于是给了回答。

由知生知灭，知灭知无常；由知无常性，正法亦通达。（22）

接下来详细阐述这一点，这是如何起作用的呢？“由知生知灭，知灭知无常；由知无常性，正法亦通达。”如果你能对“生”、“生起”的来龙去脉有些微了解，就会知道什么是“死”，什么是“灭”。

诸于缘生法，远离生灭相；彼等了知者，越渡见有海。（23）



接下来这一偈也是，每一偈都很宝贵，每一偈都是珍宝，如同钻石。如果你知道生，就会知道死；如果你知道死，就会知道无常。不要停留在这里，知道无常还不是最终的答案。“由知无常性，正法亦通达。”最终的答案是：甚至连变得无常的事物也不存在。

会有这样的问题，有些人可能会说：“那么无常是常吗？是的，一切和合事物皆是无常，这是不可撼动的无欺真理，那么无常是常吗？”对龙树来说，那种问题是幼稚的，因为会变得无常的事物也不存在。

那你可能会问：“那为什么你要教导无常呢？像是生命无常这个教法，每次开始做前行的时候，首先都要思维出离心和无常。为什么要教导那些？”婴儿即将掉下悬崖时，你会怎么做？你会晃动一个摇铃玩具把婴儿吸引到你身边来。无常的教法就如同摇铃玩具，因为我们知道你现在贪执于“常”，这样的贪执会给你带来迫在眉睫的麻烦，而且我们知道没有太多时间拯救你，也就是说没有太多时间可以讨论推理、无生等等的那一切，所以我们用无常把你吸引过来。要知道，即使像“轮回是苦”之类的说法也是摇铃玩具。

因为我正在教授中观，所以必须以解构的方式来教导，但是请大家不要成为断见者。为了教授“没有轮回”、“没有苦”，不得不告诉你“轮回是苦”——这是龙树说的，不是我。我和大家一样，完全是习气的受害者。

在休息之前，把这些全都忘掉。即使是佛，龙树也做过分析，实际上他有一整个章节都是用来分析佛，而<观如来品>的结论是：佛以及佛的示现，摩揭陀国、菩提伽耶、瓦拉纳西、两千五百年前传法的那个人……这些全都是最精巧的摇铃玩具。那些读《金刚经》的人应该明白这一点。



我已经可以听到有人在问：“那我们在这里做什么呢？”因为我们是即将掉落悬崖的婴儿，所以我们在这里听闻摇铃声。